

二郎山巅一青松

□江东瘦月

二郎山是乳名，质朴的山民总觉得呼喊小名亲切、顺口些。时日一久，那学名金童山也便知道的人不多了。叫什么名字，那只是个符号，这二郎山颇有些来头，倒是一点也不假。我本是二郎山上一棵松，在这地界上，历史的枝枝蔓蔓，我虽说不能如数家珍，倒还是知晓不少的。

如果说千里岷山是岷县出版的一套风物系列丛书，那么，二郎山便是耐读的卷首语了。为了把这册书籍的封面装帧得漂漂亮亮，我们松树“全家总动员”，与兄弟柏树们排列成方阵。山脚下花呀、草的点缀着，声势和场面都弄得够大的，以至森林覆盖率达到90%了！

森林覆盖率高达90%，省级森林公园的牌子，是靠杨树、柳树、云杉、落叶松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硬邦邦地撑起来的。本真的绿，不是染色的，绝对不带化工颜料合成的“添加剂”。如果你不信，嗅一嗅枝桠上蠕动的树汁，无不洋溢着根深叶茂处的体香。眼见为实，鼻嗅为真呗。

二郎山如山民一样的真诚。这些树苗花草，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自家山头上土生土长的。树木的种子，是秦朝的风吹来的，是汉代的雨挟来的，是大明年间的鸟儿衔来的，还是红军长征的“播种机”洒下的？答案ABCD，任你自主选择了！

一棵树水站立的时日久了，便生出一些心事来。雨脚如“得得”马蹄疾驰而去，只留下一帘迷茫烟尘。太阳雨叩醒了白日做梦的我。我在冷瑟瑟的汉墓、宋墓、明墓之间疾驰，踩着世纪的高跷穿越，纶巾、补服、马褂、长衫装束的各色人等，与我擦肩而过，我依次作揖、躬身、唱诺、抱拳答礼。突然，前方炮火一阵紧似一阵。我在一支头戴八角帽的队伍里，转身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二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正好赶上了二郎山战役。二郎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县城的天然屏障，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初，蒙恬从这里开始夯土培基，写下第一笔，那绝对是在笔先，

酝酿日久）。

1936年8月，在朱德、徐向前等指挥下，我们与国民党陆军新编十四师鲁大昌的部队正面交锋。只有身临其境参与战斗，你才真的能读懂硝烟弥漫、枪林弹雨这些成语里红得发黑的血腥。

我被编入夜虎团一营，成为营长杨仕富的通讯员。腿脚长，传个话、送个信，还是蛮便利的。我们一次次逼近制高点，多次攻破二郎山顶端。守敌的机枪一字排开猛烈扫射，炸弹像冰雹似的从天而降，同时，滚木、礮石轮番抛下。先是短兵相接，然后肉搏大战。营长牺牲了，教导员血洒疆场，几个连长也倒在了二郎山。鲜血染红了山坡，云杉如同枫树一样殷红。

“泪像血一样在滴，我一个人，独自在继续……”痛失战友，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二郎山雪景

贾国勇摄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眼已快想不起从前青春的模样，但心中的那个结，还在，一直。

那年，诸多因素我高考落榜，老师们都竭力鼓励我再复读一年。记得拿毕业证书的那一天，我的语文老师专门叫同学把我喊了去，叫我一定要复读，还用他的高考经历鼓励我。可我妈不同意，怎么也不同意，一个暑假我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也知道我没考上大学是多么的憋屈。后来，我爸点头了，可我妈还是不同意。爸爸悄悄地叫我搬救兵，去请外婆。

那晚很黑，有风，没有月亮。我那时还没90斤，不敢用那破日的重磅自行车驮外婆，就推着车和外婆一起走，还好不太远。外婆是“三寸金莲”，一手拎着不太亮的马灯，一手帮我推车。

外婆劝了我妈整整一晚，可我妈还是不同意。我也知道那时家里不太宽裕，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奶奶还病在床上。而妈妈最怕的就是我万一差一两分又要重来，妹妹弟弟还又紧跟在后面。还有妈妈生弟弟后，曾生了一场大病。

临开学，爸爸瞒着妈妈偷偷给了我85元让我

去学校。不料星期天回家，爸爸急得都哭了起来，说妈妈天天和他吵架，不饶他，叫我就别上了。妈妈生过大病，爸爸尽量让她，再加上她本来就特别固执。我从没见过爸爸哭过，我被吓到了。我心疼好伤心好难过好无助好绝望……我知道我别无选择了，我哭，拼命地哭，想想又哭，想想又哭。其时，病在床上非常疼爱我的奶奶也陪着我哭，我们三人一起哭。

无奈我永远告别校园。但是我却不肯告诉任何人我为什么突然不上学了。虽然我在心里怨妈妈几千遍，几万遍，但是我却不肯任何人说我妈妈一点点的不好。就连曾经力劝我复读的老师也是多年后才知道的。这么多年来我一想就要流泪，而一般人也不能理解我心底里的那份痛。时间是世界上最毒的毒药，猛药，能医百病。能医的，好了；不能医的，也好了，一切都了了。或许是老了，一切都淡然了，好像也没什么了。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不可抗拒。

后来妈妈去学校把钱拿了回来。但从此我就在心里怨妈妈，恨妈妈，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她亲生的。但我从不放在嘴上说，至今都没在她面前说过，没说过一个字。只是默默的淡淡的郁郁的。那时我总写日记，写得很快很长很潦草，过后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成了“有字天书”，保存至今的共有14本。后来妹妹弟弟都复读，都考上了。我没提一点意见。他们都是很聪明很勤奋很懂事的好孩子。那时我已工作，我竭力支持鼓励他们。

后来我结婚了。结婚那天，外婆给我一小块红布，叫我半路上扔了。那时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给新娘子哭用的，其实也是一种风俗。但我没哭，我一点都不哭，很平静很淡定。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离开妈妈了。说实话那时我心底里还是恨着妈妈的。可妈妈却哭得很伤心，爸爸也是。

虽然我从不和别人说，从不放在嘴上说，但妈妈是知道的，心里是不安的。所以，婚后如果我长时间不回娘家，弟妹就会对我说，姐！你快回来看看爸妈吧，要不爸妈会难过的。另外我还不向先生申明：万一我和你生气了，吵架了什么的，我可不回娘家啊……

渐渐地爸妈也老了，弟妹也都结婚成家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虽然弟弟在外地买房成家，但爸妈在老家也建了楼房，说房子好了你们才高兴回来。

2006年，妈妈有一回和她女婿谈了一个晚上，哭了好长时间，一直说对不起我，没让我考大学。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后悔最伤心最难过的事，说她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当时确实有许多难处。说最怕最担心的就是我过得不好。

妈，我错了！21年来，我从不肯真正地原谅你，就是不肯当面对您说一声：妈，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这都是老天的安排。没事，放心，不要担心哦，你姑娘不是蛮好的嘛……就不肯说，就不肯说一两句暖心、宽慰您的话。都说养儿才报父母恩，可我都养了儿了，咋还不知报答父母恩呢？

妈，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爱你！爱你……

妈，对不起

□冒小萍

可不回娘家啊……

渐渐地爸妈也老了，弟妹也都结婚成家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虽然弟弟在外地买房成家，但爸妈在老家也建了楼房，说房子好了你们才高兴回来。

2006年，妈妈有一回和她女婿谈了一个晚上，哭了好长时间，一直说对不起我，没让我考大学。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后悔最伤心最难过的事，说她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当时确实有许多难处。说最怕最担心的就是我过得不好。

妈，我错了！21年来，我从不肯真正地原谅你，就是不肯当面对您说一声：妈，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这都是老天的安排。没事，放心，不要担心哦，你姑娘不是蛮好的嘛……就不肯说，就不肯说一两句暖心、宽慰您的话。都说养儿才报父母恩，可我都养了儿了，咋还不知报答父母恩呢？

妈，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爱你！爱你……

“文抄公”的成就也斐然

□俞继东

说起文抄公，写作之人个个痛恨，自己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被人抄袭，恨不得上去打得人家满地找牙，但历史上也有文抄公能抄出成就的，而且这个成就还不一般。

宋朝时有个叫袁枢的人，他看《资治通鉴》入了迷，吃饭睡觉如厕都要把书拿在手上，他成了司马光的铁杆“粉丝”。这个袁枢越把书看下去，越觉得司马老先生把书编得太零碎，因为该书是编年体，一件事情往往跨度好多年，读者要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要遍书去找，十分不便。袁枢决定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编排《资治通鉴》，他确定了“以事件为纲”的编撰原则，让每个事件单独成篇，经过数年的抄写，一部《通鉴纪事本末》出炉了。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广泛的

赞许。因此功绩，袁枢被朝廷授予大宗正簿。

无独有偶，到了现代也有一位著名的文抄公，名叫张宗祥，他从34岁开始专心致力于古籍的抄写、补正和整理工作。张宗祥在北京图书馆担任主任时，他夜以继日地抄补《四库全书》，历经多年，终于使该书恢复了全貌，能够重新出版，张宗祥因此而奠定了在文史界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张宗祥的抄书本领极大，运笔自如，速度极快，他每天用毛笔能抄两万字左右，所抄内容差错极少。不仅如此，张宗祥还能当众表演抄书，在一张纸上， he 可以从纸的末端写起，也可在中间写起，甚至在四个角上写起，然后再写上应抄的内容，最后竟能首尾相连，浑然一体，人们称张宗祥为“抄圣”。

金缕曲

□蔡昌荣

余与汤正福先生乃医患之交，曾获赠书画作品多幅。值先生诗书画印作品集面世，睹集动情，赋词以祭。

——题记

作品先生置，展卷瞧，尊容立现，凛然端异。上海美专成基御，初业人师为侍。昭雪劫难从容恣。艺

海画诗印具，不染时风自成家致。奇赋赋，鹄名著。

造化冥心至，画丰瞻，有工有写，醒然香赐。咏述诗词真朴驻，傲骨铮铮雄寄。印峻古，浑成爽遂。书法豪求真草备，手追二王溯三代，多获奖，四绝师。

的鸽子在拾捡枯死了80年的草茎筑巢。

“咕咕”“咕咕咕”。一只鸽子的领头鸣叫，逗引起一群鸽子的响应。这晕黄色的叫声，这乳白色的飞翔，催促着我前行。

三

不是每一滴松脂都能石化成琥珀；不是每一位想当将军的士兵都能穿上肩头镶有两颗金星的尼制军装；不是每一支民歌都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每一个有着辉煌和荣光的地界，都能如此将精神薪火传承！但是，神勇的二郎山没有让寄予厚望的每一个人扫兴！

穿越者的视角，是旁观者清的视角。穿越者的思维，不会囿于历史或地域的窠臼。穿越者是苦行僧，一歇脚，说不定会被某一个事件扯了进去，拽住腰呀、胳膊肘什么的。稍留步，弄不好我会被历史的某个钝器戳了草鞋或撕了袖套。

穿越！我是二郎山巅的青松一棵，我是中国当归之乡的药材一撮，我是挂在枝头的鸽哨一声，我是岷山千堆雪中的洁白一粒，我是开颜阁上八角方正的红五星一枚……

二郎山雪景

贾国勇摄

当小鸟衔来一缕晨光，欢唱于城市的枝头。或许正在用它的利嘴，啜破夜色

的时候。睡醒的窗户，一扇一扇，开始敞向喧嚣的都市，开始敞向正在被晨光咀嚼的高楼。

这时，你已路躇苍茫的夜色，匆匆行走在街市的边缘。工地，敞开了胸怀。

被晨光咀嚼的高楼，五彩的屋脊，如一册册新出版的大部头。又见谁家的新燕，啄春泥续写这新编的章节？又见谁家的阳台，挥舞着达芬奇的彩笔，描绘芬芳的扉页？

这一切，似乎与你无关，你也无暇去顾及。

你只知道思想与砖与砂石撞击的声音，正是新编文字的伊始。

扉页上的芬芳，正是你彩笔一样的砖刀，在上一下的描摹和勾勒。

睡醒的都市，清晰处与朦胧处，那像城市雕塑一样的脚手架上，你红色或

农民工（外一章）

□阿 风

许黄色的头盔，在一高一低晃动。

你似乎正在用规则或不规则的思维，构思和演算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

似乎正在构思和演算着生活圈里未曾出现过宏篇巨著，实际上你早已成了一部耐读的宏篇部头。

每一天都有人在阅读，你获取的稿费比纸一样薄，但你仍然每天坚持不懈地创作着、创作着……

乡 亲

太阳的血液铸成粗犷而彪悍的汉子，把日子酿成了一壶烈性的酒，煮沸了冰冷的岁月。

清澈的泉水润成的温柔而勤劳的女人，用质朴的情感缝补了遗漏的生活，

不再让苦涩的雨水把精瘦的骨架浸透。

不管是春分，还是冬至。

那一群用太阳用清水铸造的精灵哦，总离不开向隅的冀笠。

汉子们嘴里叼着一根驳光的汗烟袋，吸进人生的悲欢苦乐，坚毅的目光不因生命的跌宕起伏而黯淡。

女人们絮絮叨叨的嘴里，除维持着油米酱醋外，那一陇麦穗的抽穗到金黄，成了她们咀嚼的梦想。

他们的哲学很简朴，像老牛那样，走路低着头、拉犁低着头。

只为身后的平仄里有许多高扬而清新的诗句。

这，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乡亲。我在他们汗珠的光泽里，看到曾经凄迷的生活已经是过往的记忆。

花开一瓣的红荷用力挺住沉沉欲坠的天空拖住呼吸还好，记忆不曾逃走

春风吹醒一池的花香却落下了一株含羞待放却开了蝴蝶的追逐逃过了夏日的高温停留在一个霜飞的季节等待，再等待

夜静三更久别的新声，进入梦乡秋阳偏西，雁横长空是你归程起航涛声四起，微臂挺直有你一半的力量

即使，从来没有月下花间的缠绵没有三生石上的誓言还是等待，等待那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

